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希臘三大悲劇

(下)

埃沙尤石
司福里
拉克比
拉克底
斯里底
斯底
著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劇悲大三臘希
冊二

Agamemnon, Antigone, Medea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徐

*E六二〇

原 著 者

Aeschylus
Sophocles
Euripides

譯 述 者

石 璞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錢兆駭)

希臘三大悲劇

(下)

埃沙福里尤石
司克福比
拉克里底璞
斯拉斯
著
譯

漢譯世界名著

希臘沙福克里斯名劇

安
體
哥
尼

沙福克里斯 (Sophocles)

沙福克里斯生於紀元前四九六年，距埃司克拉斯死後四十年，所以他的宗教觀念比較薄弱一點，他的戲劇也比較人類化一點。他不把一切全歸於神，他使神意與人爲的道德溝通。在沙福克里斯作品中的命運，不復是外來的管理着人類的神秘力量，而變成個人對於正當或錯誤的選擇之掙扎了。這種掙扎稱爲一種悲劇的掙扎，或悲劇的衝突；就是說人的行動在這裏佔有了相當的地位了，不似在埃司克拉司只隨命運擺佈，在個人的意志選擇他所認爲較高尙的事時，有時與命運起了悲劇的衝突以致失敗釀成悲劇。這算是沙氏的一種進步。沙氏生在近雅典城的一個富庶的家庭裏面，因此他幼年的教育是很良好的，特別是詩和音樂。他童時的容儀長得很秀美，故曾被選爲薩拉米 (Salamis) 戰後唱凱歌的歌童隊的領導者。後來他開始作劇，在二十八歲的時節，便奪取

了老劇家埃司克拉斯常佔有的錦標，而且一連就得了許多次，比任何劇家都多。他的安提哥尼的成功使他得到將軍的榮位。他的性情很和靄，談話又機警。善交遊。他的一生都過着快樂的日子，從未處過逆境，所以他竟活到八十歲纔死，超過了他的後進尤里比底斯。他一生未曾離開雅典。死後很榮耀的葬在他鄰近雅典的祖塋。他所作的劇不下百餘，然而僅存者也只有七個：奧底巴斯王（*Oedipus The King*）是述德伯斯王在不知不覺之中殺了他父親，和他自己的母親結了婚，坐了他父親的王位。後來自己訪問出來，自己殉瞎了兩眼，捨棄王位，自行放逐遠方。他的母親妻子也羞憤自縊死的一段故事。寫命運之酷，使人憐懼叢生。（二）奧底巴斯在哥羅勒烏斯（*Oedipus Colonus*）是敘奧底巴斯王放逐出外，備受艱辛。行至哥羅勒烏斯地方，死於兩山之中。（三）阿甲克（*Ajax*）是述特洛伊戰役中希臘英雄阿甲克與同僚奧德蘇斯鬪氣，謀殺奧德蘇，因雅典娜女神之護，奧，謀計不成，反而自戕。（四）伊勒克它（*Electra*）即述阿加麥農女伊勒克它認弟報仇，殺母之事。（五）它克斯的婦人（*Trachiniae*）是述黑拉克里斯

(Heracles) 的妻送了一件袍服給她丈夫作賀禮，殊不知他是一件魔袍，曾經塗上有她仇人的血，他的丈夫穿上身便死了，她知道以後也自刺而死。(六) 菲洛克體特斯 (Philoctetes) 是敘奧德蘇斯等因欲破特洛伊城去賺他們出征時棄在荒山上的一位殘廢朋友的弓箭的事。異常傷慘動人。(七) 他的傑作安體哥尼，是述德伯斯王與底巴斯放逐後他的母舅克里昂爲王時，埃子波里尼克斯因想爭他母舅的王位，和他自己的哥哥相殺，兩敗俱死。國王克里昂下令厚葬爲國盡忠的哥哥，而波里尼克斯則因其反叛國家，不准任何人埋葬，曝露在地上喂鳥獸，若有膽敢擅自埋葬者處以死刑。此令一下，國人都不敢作聲，只有安體哥尼，死者的姐姐，不從王命，求他姊姊伊司美尼幫他去埋葬她兄弟，因爲希臘習慣對於葬禮十分重視，以爲死了不葬，就好像與死者以莫大的痛苦侮辱，所以安體哥尼一定要葬她的弟弟，執行她應盡的義務，雖死不懼。因爲她認爲那是一種上天的不成文法，比人類的法律更偉大。但她那怯懦的姊姊震於王命，不敢幫助她，而且勸她不要抗王命去尋死。安體哥尼不以爲然，竟獨自一人用手捧些乾土去灑在她弟弟的

身上。後來被守衛的人捉住，解到國王面前，她仍然執定她的理由，毫不屈伏，國王大怒，命人把她關在石墳裏餓死，雖然是他兒子的未婚妻。他的兒子海蒙出來死力求情也不許可，以至弄得海蒙自殺，他的皇后聽見兒子死了也自盡而死。等到克里昂聽從先知諦利西亞斯的話親自去釋放安體哥尼時，纔發現兒子死在墳裏，回宮又看見他妻子死在房內，於是乃大大失悔，以後半生都度於愁苦與悲悔之中。安體哥尼在那種森嚴的法令之下，竟不懼死的行其所當爲，其革命的精神，真要使許多怯懦苟安者愧煞。雖然一方面固直在安體哥尼，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克里昂之執法如山。也是一個國君應盡的責任；一道命令既下，當然不能隨便收回成命，而且更不能在知道罪犯是他自己的姪女和未婚的媳婦之後。所以他的行事也不能說是不合理的。惟其是雙方都『合理』而兩種『合理』又相衝突，於是乃生出了悲劇的結果：這纔是真正的悲劇，動人的悲劇。歌德說：『這就是沙福克里斯惟一的過人之處，也就可稱爲惟一的戲劇的藝術之生命，就是說，一劇中每個角色從他自己看來都是合理的。』廚川白村說文藝是兩種力的衝突，不錯，尤其

是悲劇，是兩種合理的力的衝突，生於不得不然的結果，這纔會使人感動。不然，假設克里昂是全不合理，那麼我們會認為他的妻兒之死是當然的事，一點也不爲他歎息。反過來說，假設我們認定安體哥尼爲不應該，則她之慘死也是自取，不足爲憐了。惟其兩方都是合理的，兩方的結局都是可憐的，所以纔造成莫大的憐惜和恐懼，不但憐惜他們，也恐懼自己將來或許會有這種合理的衝突，發生悲劇的結局。這是沙福克里斯之捉住悲劇的核心的地方。

劇中人

安體哥尼 (Antigone),
伊司美尼 (Ismeno),

} 奧底巴斯王之二女

克里昂 (Creon), 德伯斯 (Thebes) 王

優麗底斯 (Eurydice), 其妻

海蒙 (Haemon), 其子

諦利西亞斯 (Tiresias), 盲先知

守衛, 遣以守波里尼克斯屍者

第一使者

第二使者, (自家中出,)

德伯斯長者歌舞隊

布景 在德伯斯王宮前

安體哥尼：
伊司美尼，姐姐，我體己的親姐姐啊，你知道奧底巴斯（Oedipus）遺留下的一切禍害，那一種修士不趁我們活着，便在我倆身上實現呢？真是，苦痛、喪敗、羞辱和不榮譽的事，沒一樁我不曾在你我的憂傷裏面找着的了。

現在他們嚷着的新出的上諭，國王剛纔向全德伯斯（Thebes）人頒佈的新告示，又是什麼呢？你知道麼？你聽說麼？或者我們的朋友們怕得罪了仇人，便把這事瞞過你了？

伊司美尼：咳！安體哥尼啊，自從我們的兩個弟弟在一天之內雙雙的殺死了之後，從沒有一句快樂或痛苦的話從朋友處傳到我耳朵裏來；趕昨晚亞各（Argivec）軍隊逃走了，我更不知道我的命運是吉是凶呢。

安：這個我倒清楚，所以我想請你到宮門那邊去，咱們說話，不給別人聽見。

伊：什麼事呀，你顯然蘊藏着什麼黑暗的消息似的。

安：什麼，不是克里昂（Creon）判決了我們兩個兄弟，一個受榮譽的葬禮，一個受不葬的羞辱麼？他們說：埃第阿克里斯（Eteocles）秉公服法，雖死猶榮，所以得安身土裏了。然而波里尼克斯（Polyneices）的不幸的屍體——他們相傳，已明令全城，不准人給牠埋葬舉哀，剩在那裏不弔，不葬，讓鳥兒們看見時，便作爲牠們可喜的珍羞，給牠們隨意啄食。

人們說，這便是那寬仁的克里昂爲你我——是的，爲我——出下的告示，並且他正要到這裏來明白宣布給不知道的人聽呢；教他們別把這事看輕了，倘誰有點不服從的話，他的命運便是在羣衆之前用石塊擊死。你現在知道了；那麼你立刻便會表現出你究竟受過高尚的教養，或者竟是高貴的後裔裏的一個不肖的女兒。

伊：可憐的妹妹，事已如此，我還能有什麼去取呢？

[安:] 想想看，你能否擔勞任怨，幫助做成了這一件事業？
[伊:] 你要我冒什麼險呀，你的意思究竟怎樣？
[安:] 你能幫我這隻手去把那死人擡起來麼？
[伊:] 你還想埋他嗎，去幹這一件爲國家所禁止的事麼？
[安:] 假設你不的話，我也一定要盡我——和你——對於一個兄弟的責任的。無論如何，

他是我的親弟兄啊。

[伊:] 咳！你真太膽大了，在克里昂已經下了禁令的時候？
[安:] 哼，他沒有權力阻止，我不盡我自己的義務呀。
[伊:] 咳！想想罷，妹妹，我們的爹爹是怎樣的死於怨恨和輕視呀，當他自己尋出來的罪惡

激動了他，用自己的手打瞎了兩眼；然後他的母親也是他的妻子，二而一的，打起雙重的活結便了結了她的生命；後來我們的兩個弟弟，在一天之中，——不幸的人啊，彼此都演了親族的流血慘劇，——互相殘殺，作成他們同樣的命運。而現在，要是我們蔑視

法律去反抗王權和命令的話，那又會輪到我們——我們僅存的兩個——想一想我們會怎樣比一切其餘的人還要更慘的死。不，我們必得記住，第一，我們生來是女流，不該和男人抗衡；第二，我們是受制於更強的人君掌握之下，我們在這些事，即使更痛苦的事也不得不服從。所以請陰靈恕我罷，此時既然權力已臨御於我，我只好敬聽統治者的命令；因為，無端的多事，未免太不智了。

安：我並不勉強你，——不，即使你有心，我也不要你作我的助手了。不，隨你的便罷；但我卻一定要埋葬他的：幹了這事，死也光榮，我願和他互相親愛的同死於無罪；我對於死者比對於生者更加忠誠：因為在死者的世界裏我要永遠居住呢。但如果你要賤視神人們所尊敬的事物，那也隨你的便罷。

伊：我並沒有賤視它們呀；但若耍叫我去毀壞國法——那我可沒有魄力去幹。
安：好，你儘可這樣推託——至於我呢，現在便要在我親愛的弟弟頭上堆土去了。
伊：啊呀，不幸的！我是怎樣的為你擔憂！

安：不用爲我擔憂罷！只把你自己的命運引向正路便了。

伊：至少，別洩漏這計劃給人聽了，密密的藏起來罷——我一定也這樣。

安：啊，傳出去罷，我不怕！假如你不把這一切宣傳出去，你的沉默更會使你可恨。

伊：你對於令人膽寒的事，倒有一種熱心。

安：我知道，我是樂於盡我應盡之責的。

伊：是啊，假設你能夠；可是，你總要作的是你力所不能的呀。

安：那麼，到力量不夠的時候，我停止不做便了。

伊：一件無望的事，根本就不該去做。

安：你要這樣說，你就討得我恨你，並且同樣更會討得死者的永久的怨恨。你只讓我和

我個人的愚魯去承受那可怖的事罷；因爲光榮的死，是一點不足以使我痛苦。

伊：那麼，去罷，假設你一定要；這倒是實——你作事雖愚蠢，對於你親愛的人倒也確算

親愛。